

中图分类号: H14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34(2014)01-0120-(09)

量词的范畴化功能及其等级序列

宗守云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学术界关于量词功能有许多不同的观点, 比较重要的观点有“个体化说”、“双音化说”、“明确化说”。其实, 量词的最基本功能就是把名词所代表的事物归为一类, 即范畴化功能。量词的范畴化功能可以通过类型学、语法化和认知论三个视角得到确证。量词范畴化存在着等级序列, 从大类看, 名量词范畴化功能最强, 其次是动量词, 时量词不具有范畴化功能; 从小类看, 个体量词范畴化功能最强, 其次是集合量词, 度量量词不具有范畴化功能。量词范畴化的等级序列和量词类别的典型程度有关, 越是典型的量词, 其范畴化功能就越强。

关键词: 量词; 范畴化; 类型学; 语法化; 认知论

语言研究应该从事实出发。先看下面语言事实:

汉语——两张桌子;

英语——two tables。

可以看到, 除了“两 - two”和“桌子 - table”这两个词汇形式完全对应外, 汉语多出一个量词“张”, 英语多出一个复数标记 - s。英语的复数标记是一种语法手段, 是和复数意义强制共现的一种语法形式, 这种现象在屈折语中特别常见。相比而言, 汉语量词的功能没有英语复数标记那么明显。那么, 汉语量词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本文认为, 汉语量词的主要功能是范畴化, 就是把表面各异的名词性成分归为一类。本文拟讨论量词的范畴化功能, 并给出一个量词范畴化功能的等级序列。

一、有关量词功能的几种观点

1. “个体化说”

在有关量词功能的各种观点中, “个体化说”是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包括大河内康宪(1988)、刘丹青(2008)等。所谓“个体化”, 是指表示类别的名词性成分通过一定的语法手段变为表示个体的名词性成分的过程。比如, 英语“table”表示“桌子”这一类事物, 加上冠词“a”或“the”后, “a table”和“the table”表示“桌子”是一个事物, “a”和“the”使“table”由类别变为个体, 这个过程就是个体化。英语冠词起着个体化的作用。就量词功能而言, 大河内康宪认为, 光杆名词只表示类名或近似类名, 加上“一个”, 则可以理解为所表示的是实体、个体。^{[1][19]} 刘丹青认为, 汉语个体量词本质上属于个体性范畴, 既

收稿日期: 2013-04-12

基金项目: 上海市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规划项目

作者简介: 宗守云, 男, 河北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汉语语法修辞研究。

不是数量范畴,也主要不是分类范畴。^{[2] (P18)}

“个体化说”存在着某种合理性。的确,量词的出现,往往伴随着个体化的出现。在汉语中,“桌子”是个类名,而“一张桌子、这张桌子”则带有个体化色彩。因此,把量词和个体化联系起来理解,是非常自然的。

但“个体化说”存在着理论上的难题。首先,个体化不是单独靠量词实现的,而是靠量词和其他前置词(数词、指示词等)组合共同实现的。不仅如此,在个体化过程中,前置词是个体化的最重要制约因素,量词倒不重要。数词、指示词和名词组合实现个体化,是普遍的,上古汉语如此(如“一人有庆”《书·吕刑》),英语也如此(如“this table”)。而量词并不普遍,“根据数量表达的方式,可以把人类语言分成两大类,一是属于单复数的,一是属于量词的”,^{[3] (P132)}单复数型语言往往没有量词范畴,但也一样可以实现名词性成分的个体化,其方式就是通过数词、冠词、指示词等实现。可见,量词并不是名词性成分个体化的重要制约因素,充其量只是辅助因素而已。其次,从语言系统看,如果量词只是为实现名词性成分的个体化而存在,那么,语言系统只需要有一个量词就可以了,为什么在量词发达型语言中,普遍都存在着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量词呢?这个现象“个体化说”也是没有办法作出解释的。

2. “双音化说”

“双音化说”认为,汉语量词的设立是出于双音化的需要,因此量词的功能在于双音化。在汉语中,典型的数词是单音节的,典型的量词也是单音节的,两者组合在一起成为双音节单位,适应了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要求。戴庆厦对20种藏缅语作了调查分析发现,凡数词为单音节的语言,量词一般比较发达,有彝语、羌语、哈尼语、普米语等;凡数词为多音节的语言,量词就不太发达,有景颇语、珞巴语等。^{[4] (P60~68)}石毓智认为,汉语量词的产生和发展背后有一个双音化趋势的动因,汉语量词发展的关键时期正是汉语双音化趋势迅速加强的时期。^{[5] (P196)}

“双音化说”试图从音节出发对量词的功能作出认定,有一定的解释力。汉语是音节分明型语言,从音节出发分析语法问题,是汉语语法研究中常见的方法。“双音化说”以音节为视角,既有

汉语亲属语言的共时比照,也有汉语历时事实的印证,应该说有一定的解释力。

尽管如此,“双音化说”仍然存在理论上的问题。首先,音节对语法的影响并不具有普遍性。在汉语中,音节对语法的影响并未渗透到语法的全部,从音节出发解释语法现象只能是一种视角,语法研究归根到底还是要寻求句法和语义的解释。其次,“双音化说”仍然解决不了“个体化说”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为了“双音化”,那么只要有一个量词就足够了,为什么语言中会存在那么多的量词?因此,“双音化说”还是不能对量词功能作出很好的解释。

3. “明确化说”

刘世儒认为,量词的功能在于“让事物的类属明确化”。^{[6] (P2)}量词分工之所以越来越细,就是为了让事物的类属越来越明确,这就是量词的“明确化”功能。桥本万太郎(2008)认为,汉语是单音节语言,同音词多,量词起着区别同音词的作用。^{[7] (P66)}这也属于“明确化说”:同音词模糊了词语的意义,而量词的运用使词语的意义得到明确。

相比之下,“明确化说”更具理论优势。首先,“明确化说”从语义出发认识量词的功能,应该说走对了路。量词具有句法的简单性和语义的复杂性,量词的本质就在于其语义的复杂性,只要弄清楚量词的语义选择关系,也就弄清楚了量词的基本性质。其次,“明确化说”也解决了量词的多样性问题。如果语言中只有一个量词,那么这个量词既可以实现“个体化”,也可以实现“双音化”,但无法实现“明确化”。只有多样性才能保证量词语义的明确性,这很好地解释了量词在语言中的多样性问题。

“明确化说”虽然有较强的解释力,但细究起来还不是很完美。如果说量词可以明确事物的类属,那么,“一匹马、一头牛、一只羊、一口猪”都是动物类属,为什么用不同的量词?“一口人、一口猪、一口剑、一口井”分别属于人、动物、武器、装置等不同类属,为什么用相同的量词?看来,量词并没有使事物的类属明确化,量词和类属之间并不是“明确”的关系,量词的功能也不只是为了区别同音词。在言语交际中,由于语境的制约,同音词造成的模糊性是极其少见的,根本不需要专门设立一种词类作出区分。因此,“明确化说”还不

是量词功能的最好解释。

量词和事物的类属确实是有关系的,但它们的关系是“合”的关系,而不是“分”的关系。“明确化说”之所以没有作出完满的解释,是因为它着眼于量词对事物类属的“分”,实际上,量词的功能在于对事物类属的“合”。量词的真正功能在于,把名词所代表的表面各异的事物合并为一个类属,这就是量词的范畴化功能。

二、量词的范畴化功能

量词的范畴化功能,可以从类型学、语法化、认知论等几个视角作出说明。

1. 类型学视角

从类型学看,在有量词的语言中,量词都和名词所代表事物的类别相关。张赫认为“世界语言中的各类分类词(量词)实质上都是一个名词分类系统,都是指明名词项在某语言系统中的语义特征,分类是各类分类词共有的、根本的功能。”^{[8] (P10)} 普遍的语言调查显示,人类语言中分类词(量词)的基本功能就是把名词代表的表面各异的事物放在同一个范畴,这个范畴由中心成员和边缘成员组成,范畴是从中心成员开始扩展延伸至边缘成员,这个过程就是范畴化。以下举一些实例来说明。

德伯尔语“Balan”。德伯尔语是澳洲的一种土著语言,根据莱科夫的研究,^{[9] (P92~104)} 这种语言中所有的事物都被归到四种不同的范畴,任何一个名词都必须加上其中的一个分类词。分类词“Balan”把“女人、太阳、火、星星、鸟、蟋蟀、卷尾、蜥蜴”归为一类。“Balan”的中心成员是“女人”,在德伯尔文化中,太阳和月亮是夫妻关系,太阳是妻子,所以太阳归到“Balan”范畴;太阳是一团火,所以火归到“Balan”范畴;火发光,星星也发光,所以星星归到“Balan”范畴;鸟是死亡女人的灵魂,所以归到“Balan”范畴;蟋蟀是老妇人,也归到“Balan”范畴;卷尾是火种的携带者,归“Balan”范畴;蜥蜴刺人一下像被太阳炙烤一般,归“Balan”范畴。“Balan”的范畴化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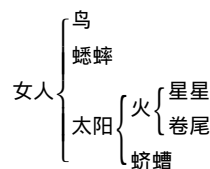


图1 “Balan”的范畴化

日语“Hon”。根据莱科夫的研究,日语“Hon”是个放射型范畴,^{[9] (P104~110)} 其中心成员是细长物体,如“棍子、手杖、甘蔗、铅笔、蜡烛、树、绳子、头发”等。“Hon”范畴从中心成员开始扩展延伸到其他和“细长”有关的事物:(1)用于棍棒或刀剑的武术比赛。棍棒或刀剑是细长的事物,在比赛中起主要作用。(2)用于棒球的击球得分。棒球棒是细长的,在比赛中起主要作用;另一方面,棒球棒击球后形成一个细长轨迹。(3)用于胶卷。胶卷展开后是细长的形状。(4)用于打电话。一方面,电话筒和电话线都是细长的,起主要作用;另一方面,打电话是一种通信行为,从说话到听话也可以理解为细长形状。(5)用于书信。古代书信为卷轴形式,工具是笔,书信是通讯方式,这些都和“细长”有关。

泰语“lu: k⁴¹”。泰语“lu: k⁴¹”把“椰子、木瓜、香蕉、肉丸、足球、气球、坛子、杯子、篮子”归为一类。^{[10] (P22)} 在“lu: k⁴¹”范畴中,圆状水果类事物居于范畴中心,其他事物是范畴扩展延伸的结果。“椰子、木瓜、香蕉”是范畴的典型成员,这些中心成员也具有不同的典型程度,“椰子”最典型,因为它具有最圆的形状;其次是“木瓜”,它偏离了圆形形状,但也保留了圆形形状;再次是“香蕉”,它是长弧形状,但其宽体的形状也是圆的,因此也可以识解为弧形圆柱状,还是和圆形形状有关。因此,即使在范畴中心,“lu: k⁴¹”也具有不同的典型性,即:椰子→木瓜→香蕉。“lu: k⁴¹”范畴向两个方向扩展:首先是由圆状水果类事物向一般圆状物扩展,这就涉及了和“肉丸、足球、气球”的选择。这些事物尽管都是圆状物,但也有典型程度的不同。“肉丸”最像水果,可食,是实心的,“足球”不可食,而且是空心的,“气球”的常规意象是吹起来才是圆形的。因此,范畴扩展到一般圆状物,也具有典型程度的差异,即:肉丸→足球→气球。其次是由圆状水果类事物向容器物扩展,这就涉及了和“坛子、杯子、篮子”的选择。像“椰

子、木瓜、香蕉”这样的圆状水果类事物,在果肉食尽之后,留下的部分可以识解为一个容器,尤其是剖开的椰子壳可以作为容器使用。“坛子、杯

子、篮子”也都像剖开的椰子壳那样,只不过它们都是专职的容器。泰语“lu: k⁴¹”的范畴化过程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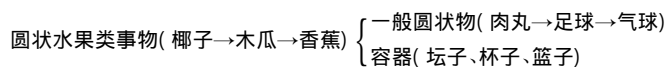


图2 泰语“lu: k⁴¹”的范畴化过程

汉语“重”。“重”用作量词,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就已经成熟了。根据刘世儒的研究,量词“重”是从“重叠”义演变来的,可以和“衣服、席子、门、关、墙、壑、山、壑、天、气、愁、思”等事物形成选择关系,^{[6] (P136~138)}把这些表面各异的事物归到同一个范畴。量词“重”的中心成员是“衣服、席子”类事物,它们接受量词“重”的选择,具有[+重复, +人为, +紧贴]这样的特征。“重”的范畴化过程是伴随着特征逐步脱落的过程,特征脱落越多,范畴化程度就越深。首先,[+紧贴]特征的脱落,使量词“重”的选择对象延伸到“门、关、墙、壑”这些事物。这些事物还具有[+重复, +人为]特征,但都是隔离开来的事物。其次,[+人为]特征的脱落,使量词“重”的选择对象延伸到“山、壑、天、气”这些事物。这些事物具有不同的典型性,“山、壑”和“门、壑”之类最接近,只有“人为”和“天然”的差异。“天”论“重”,是上下重叠,不同于“山、壑”之类的前后重叠,其典型性差一些。“气”是流体物,较固体物典型性就更差了。再次,量词“重”和“愁、思”这样的抽象事物选择,就到了范畴的最边缘,表面上已经看不出“重叠”的特征了,“几重愁、几重思”只是在隐喻上有重叠意味而已。汉语量词“重”的范畴化过程如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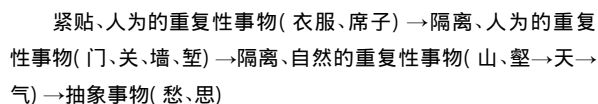


图3 量词“重”的范畴化过程

上文列举了几种语言量词(分类词)的范畴化情形。汉语和泰语都是孤立语,而且是亲属语言,具有发生学关系,其量词都具有范畴化功能,是可以理解的。但汉语和日语、德伯尔语是不同类型的语言,而且都不具有发生学关系。从形态表现看,汉语是孤立型语言,日语是黏着型语言;

从形态配置看,汉语是主宾格语言,德伯尔语是作通格语言。如此类型迥异而且无亲属关系的语言,其量词都具有范畴化功能,可见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因此,从类型学角度看,量词是一种具有范畴化功能的词类。

2. 语法化视角

从历时看,量词的语法化过程,也是量词范畴化功能实现的过程。根据吴福祥的研究,汉语量词语义泛化的程度是衡量汉语量词语法化的重要参数。^{[11] (P247~248)}量词的语义泛化,主要表现为量词所选择的名词性成分不断扩展,其扩展越多,语法化程度就越深;量词语法化程度越深,其范畴化功能也就越明显。下文通过两个量词历时发展的实例,说明语法化视角下的量词范畴化功能。

“颗”。“颗”本义是小头,“颗”作为量词是在魏晋时出现的,^{[6] (P117)}最早选择的名词是“梨、桃、龙眼、舍利”等(如葛洪《肘后备急方》中“以梨一颗,刺作五十孔”),这类名词所代表的事物可以概括为“小形圆状物”,更接近小头的形状。唐代,“颗”所选择的名词扩展到“米、芥子”等(如释道原《景德传灯录》中“金鸡解衔一颗米,供养十方罗汉僧”),这类名词所代表的事物可以概括为“微形圆状物”,是从母体物名词到相近物名词的泛化。宋代,“颗”所选择的名词扩展到“印、星”等(如王明清《挥麈后录》中“启视之,铜印一颗云‘寿州兵马钤辖之印’”;伍梅城《贺新郎》中“夜半堕中星一颗”),这类名词所代表的事物可以概括为“认知圆状物”。“印”有圆有方,但在认知上可以识解为圆形,这是以部分代整体的转喻认知方式;客观世界的“星”很复杂,但在认知上一律识解为圆形。明代,“颗”还可以选择“心”,如清溪道人《媚史》中“我量你那一颗歪心,兀向着那人哩”,“一颗歪心”显然不是指心脏器官,而是抽象的“想法”意义,是“抽象圆状物”。量词

“颗”的历时发展过程如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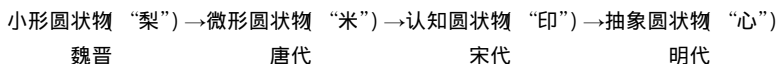


图4 量词“颗”的历时发展过程

“截”。“截”用作量词,是从唐代开始的。^{[12][P203]}最初只用于空间截断物,如张鷟《朝野僉载》中“遂取一截蛇肉食之”。到元代,量词“截”还可以用于时间截断物,如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学《周礼》却自后一截事”。“事情”是在时间线条上展开的,“一截事”就是把时间线条上发生的过程截断成一个部分。类似的情形还包括“话语”,也是在时间线条上展开的,因此“一截话”也是时间截断物。明代,量词“截”更进一步用于在认知上截断的事物,如吴门啸客《前七国志》中“轻轻揭开一截轿帘”,“一截轿帘”显然并不真正意义的“截断”,而是说话人把“轿帘”看作是“截断”一部分,这种情形可以概括为“认知截断物”,以区别于和时间、空间相关的“客观截断物”。类似的情形还包括“道路”,“走一截路”也不是真正意义的“截断”,而是说话人识解为“截断”一部分。量词“截”的历时发展过程如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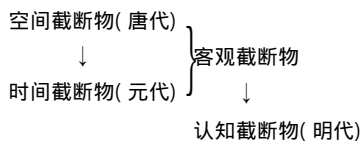


图5 量词“截”的历时发展过程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量词的历时发展,既是量词的语法化过程,也是量词范畴化功能实现的过程。量词的语法化和范畴化反映了同一过程的两种不同视角,假设量词的历时发展是“A→B→C→D”,那么,“A→B→C→D”是语法化过程,而把“A、B、C、D”归为一类,认为这一类事物是从A扩展到B、再扩展到C、最后扩展到D,就是范畴化功能的实现过程。因此,从语法化视角看,量词的功能就是范畴化。

3. 认知论视角

范畴化是认知语言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人类的认知基于体验,始于范畴化,先获得范畴,形成概念,概念系统是根据范畴组织起来的,

因此范畴化是范畴和概念形成的基础,范畴和概念是范畴化的结果。”^{[13][P92]}认知主义的范畴化理论是基于原型建构的原型范畴理论,这有别于传统的特征范畴理论。原型范畴理论认为,“范畴围绕原型这个认知参照点建构,其边界依成员典型性程度向外扩展,形成边界难以确定的更大的范畴”。^{[14][P61]}范畴的原型成员也叫“中心次范畴”,是范畴中最典型、最理想、最标准的成员,在所有范畴成员中具有最多的共享属性。范畴的原型成员在共时平面往往具有“思维优先”的性质,一谈起这个范畴,首先想到这个范畴的原型成员;在历时平面,范畴的原型成员又往往具有“先在”的性质,在所有范畴成员中,原型成员常常是最先出现的。范畴从原型成员开始向外逐步扩展,直到范畴边缘。从范畴中心到外围成员的扩展,是靠某些因素促动的,包括隐喻、转喻、图式转换、常规意象等。^{[15][P73]}因此,范畴化实际上包含了一些内容:原型成员、边缘成员、扩展过程、促动因素。

从认知论的视角看,量词是最能体现范畴化功能的词类之一。张敏认为,有关范畴化的分析,不仅适用于实词语义的分析,更适合分析与语法关系密切的量词、介词等体现的多义范畴。^{[15][P71]}张敏还认为,量词与名词的选择性共现关系实际上是它对名词代表的概念进行范畴化的反映,因此量词理所当然地成为其范畴化研究的重点之一。^{[15][P71]}莱科夫有关范畴化理论的经典著作《女人、火和危险的事物》就有关于德伯尔语分类词的范畴化研究以及日语量词“Hon”的范畴化研究。量词之所以成为认知语言学的重要课题,是由量词自身的范畴化功能决定的。量词可以把表面各异的名词归为一类,这些被量词归类的名词,有的处于中心地位,是范畴的原型成员;有的处于边缘地位,是范畴的边缘成员;在某些因素的促动下,范畴经历了从中心成员到边缘成员的扩展过程。量词对名词的选择完全符合范畴化原则,因

此从认知看,量词的本质功能就是范畴化功能。下面我们举一个实例——量词“层”的范畴化,来说明量词的范畴化功能。

量词“层”可以和许多表面各异的名词形成选择关系,如“楼、塔、台阶、梯田、山岭、皮、霜、灰、纸、意思”等等,应该说有一定的规约性,但又不全然是任意的,这些名词在量词“层”的制约下被归到同一个范畴(“层”范畴),它们围绕原型成员进行建构,经过范畴化而成为一个范畴整体。

根据刘世儒的研究,量词“层”来源于名词“层”,名词“层”的本义是“重屋”(《说文》中“层,重屋也”),“楼”就是“重屋”,所以“层”计量“楼”是最常见的。^{[6][P139]}也可以说,“楼”在量词“层”所选择的名词中居于中心地位,是范畴的原型成员。量词“层”计量“楼”,不仅具有思维的优先性,即说起量词“层”,首先会想到“几层楼”;而且具有历时的先在性,量词“层”在汉代出现,即用来计量“楼”(如《东观汉记》中“公孙述造十层赤楼也”)。“楼”是人造的叠加之物,具有[+叠加, +人造]这样的语义特征,另外还附带了[+垂直]这样的附加特征。量词“层”以“楼”为中心向外扩展,逐步扩展到边缘成员。

量词“层”首先扩展到“塔、台阶、梯田、山岭、高崖”之类的事物,这些事物和“楼”比较接近,尤其是“塔”,几乎具备了“楼”的各种特征,因此这一扩展幅度不大,属于近距离范畴扩展。“塔、台阶、梯田、山岭、高崖”的典型性程度有所不同,“塔”最接近范畴中心;其次是“台阶、梯田”,它们还具有[+叠加, +人造]这样的语义特征,但附加的[+垂直]语义特征削弱了,给人一种坡度感;再次是“山岭、高崖”,它们失去了[+人造]特征,距离范畴中心比较远。“楼”是特定叠加物,“塔”等是一般叠加物,量词“层”范畴从特定叠加物扩展到一般叠加物,其动因是隐喻:两者在叠加方面具有相似性。

“层”范畴继续扩展,就涉及了和“纸、玻璃、土、灰、水、雾”之类事物的选择。如果说,量词“层”范畴中心及其近距离扩展是同质之物的叠加,那么,范畴扩展到这一步就是异质之物的叠加,这属于远距离范畴扩展。“包着一层纸”,可以理解为“纸”和被包之物的叠加,“隔着一层纸”,可以理解为“纸”和两边环境的叠加。“玻璃”也是如此,“玻璃”把两边环境隔开,也就是和两边环境叠加。当然,“纸、玻璃”也有同质叠加的情形,如“墙上糊了三层纸”、“双层玻璃”就是同质叠加,但这种情形不如异质叠加多见,因此根据一般情形,还是把接受量词“层”选择的“纸、玻璃”归到异质叠加。“土、灰、水、雾”,不管蒙在什么事物上,都和被蒙的事物形成叠加,这些都是异质之物的叠加,但其成员也具有典型性差异:“纸、玻璃”是固体状,最典型,“土、灰”是粉末状,比较典型,“水、雾”是流体状,最不典型。量词“层”和异质叠加物形成选择关系,其促动因素也是隐喻:同质之物叠加和异质之物叠加,在叠加方面具有相似性。

量词“层”扩展到范畴最边缘,就涉及了和抽象叠加物的选择,即像“一层意思、一层关系”这样的情形。“意思”是形式所表现的内容,形式和内容是叠加的,如果一个形式只对应一个内容,就是“一层意思”;对应两个内容,就是“两层意思”。“关系”是事物之间的联系,如果事物之间只有一种联系,是“一层关系”;有两种联系,就是“两层关系”。内容也好,联系也好,都属于抽象事物,因此“一层意思、一层关系”都是抽象叠加物。量词“层”对抽象叠加物的选择,已经到了范畴的最边缘,是范畴最远距离的扩展,其促动因素也是隐喻:具体叠加物和抽象叠加物在叠加性质上具有相似性。

量词“层”的范畴化过程如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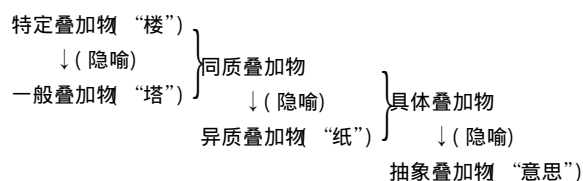


图6 量词“层”的范畴化过程

综上,无论从类型学、语法化还是认知论的视角看,量词的基本功能都是范畴化功能,可以说,范畴化是量词的本质功能。

三、量词范畴化的等级序列

量词的功能是范畴化,那么,是所有量词都具有范畴化功能,还是只有一部分量词具有范畴化功能?如果是一部分量词具有范畴化功能,那么,是哪一部分量词具有范畴化功能?不同语言的量词具有不同的系统特征,我们只讨论汉语量词系统的情形。

汉语量词包括名量词、动量词和时量词三大类,其中名量词又包括个体量词、集合量词和度量量词三小类。无论大类还是小类,量词类别不同,其范畴化功能强度也就不同。量词范畴化功能的强度和量词的典型性相关,根据量词范畴化功能强度,可以排出一个等级序列。

1. 量词大类范畴化等级序列

首先,用来计量名词性成分的名量词范畴化功能最强。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证明:第一,从理论看,人类语言分类词(量词)的范畴化,主要就是名量词的范畴化。“在类型学框架下,所谓分类词实质是一个名词分类系统,无论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出现在什么位置,分类词都是表示名词的相关附属语义。”^{[8] [P10]}因此,从人类语言看,量词的范畴化功能主要就是名量词的范畴化功能,汉语也不例外。第二,从研究实践看,量词的范畴化研究基本上都是名量词的范畴化研究。汉语量词的范畴化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戴浩一等(1990)研究了量词“条”的范畴化,^[16]还研究了量词“张”的范畴化;^[17]熊仲儒(2003)研究了量词“口”的范畴化;^[18]宗守云(2010)研究了“副”等集合量词的范畴化;^[19]李计伟(2010)研究了量词“根”的范畴化。^[20]所有这些,都是名量词的范畴化研究。量词的范畴化研究之所以集中在名量词上,是和名量词本身的强范畴化功能分不开的。

其次,用来计量动词性成分的动量词范畴化功能较弱。动量词也具有范畴化功能,它可以把表面不同的动作行为归为一类。但相比之下,动量词的范畴化功能弱得多。一方面,具有范畴化

功能的动量词很少。根据邵敬敏的研究,动量词可分为通用量词、自主量词、借助量词、情态量词等几类,^[21]这几类只有情态量词具有范畴化功能。另一方面,动量词即使具有范畴化功能,其范畴化过程也是极其简单的。比如,动量词“番”主要适用于言说动词,其中心次范畴就是言说动词,如“议论、汇报、介绍、报告”等。“番”又可用于和言说有关的动词,如“调查、研究、表演、重复”等,这是从范畴中心向外围的扩展,其促动因素是转喻,范畴中心成员和扩展成员具有相关性。动量词“番”虽然也经历了范畴化过程,但这个过程是极其简单的,因此其范畴化功能相对弱得多。

再次,用来计量时间的时量词不具有范畴化功能。包括“年、周、日、天、小时、分、秒”等,这些词因为可以用在“数词+X+时间(工夫)”这样的结构中,所以被看作量词。时量词所选择的对象只有“时间、工夫”等极个别和时间有关的名词,不仅数量极其有限,而且范围也极其狭窄,基本上没有范畴化过程,因此也就不具有范畴化功能。

量词大类的范畴化功能和量词类别的典型性有关:越是典型的量词类别,其范畴化功能就越强。名量词是量词中最重要的成员。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名量词是量词系统中最典型的成员,说起量词首先会想到名量词,名量词具有思维的优先性,因此是典型的;另一方面因为名量词在量词系统中数量是最大的,程荣曾列出一个《量词分类表》,其中名量词列出249个,而动量词只有19个。^{[22] [P344~345]}动量词在汉语中相对比较重要些,但在典型程度上不如名量词。和名量词相比,动量词在有量词的人类语言中并不是很普遍。比如日语中,“日语量词不像汉语量词那样,明确划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一般相当于汉语的名量词”。^{[23] [P194]}在汉语中,动量词不仅在时间上比名量词出现得晚,而且在关系上也具有次生性质。一般认为,名量词在先秦时就已出现,而动量词则是两汉时出现的。动量词是受到名量表示法的影响而产生的,具有次生性质。时量词不是典型量词,它们可以独立使用表示时间,所以有人把这类量词看作“准量词”,^{[24] [P274~275]}以区别于真正的量词。

综上,量词大类范畴化等级序列为(“>”表示“强于”):名量词(最典型量词)>动量词(较

典型量词) > 时量词(非典型量词)。

2. 量词小类范畴化等级序列

就量词小类而言,在名量词内部:

首先,计量个体事物的个体量词范畴化功能最强。这可以从两方面看:第一,个体量词是严格意义的分类词,汉语名量词中只有个体量词是“classifier”,而集合量词和度量量词都是“measure word”。前苏联学者龙果夫把汉语个体量词称作“类别词”,把集合量词和度量量词称作“数量词”,^{[25] [P36]}从而反映个体量词和其他名量词的差异。既然个体量词本质上就是分类词,那么,个体量词的功能当然也就是类别化或范畴化,这是人类语言分类词的共性。第二,个体量词不承担信息功能,其范畴化功能比较纯粹。在“数词+个体量词+名词”结构中,数词传递数量信息,名词传递事物信息,个体量词不承担信息功能,即使删除也不影响信息传递。个体量词范畴化功能比较纯粹,因此具有最强的范畴化功能。

其次,计量集体事物的集合量词范畴化功能较强。集合量词也具有范畴化功能,可以把集体事物归为一类。比如,“堆”把成堆的事物归为一类,“串”把成串的事物归为一类。笔者曾经对集合量词“副、串、堆、束、把、包”等个案作过详细的范畴化分析。^[19]但和个体量词相比,集合量词的范畴化功能相对弱一些,这是因为,集合量词的范畴化功能不像个体量词那么纯粹,除了承担范畴化功能,还分担了“计数”功能;在传递信息方面,集合量词还传递了“非止一个”这样的数量信息,删除后影响信息传递。

再次,用来计量事物单位的度量量词不具有范畴化功能。度量量词也叫“度量衡量词”。度量量词对具体事物的长短、大小、轻重等指标作出计量,作为一种计量单位,在人类语言中相对比较普遍。在类型学中,度量量词没有范畴化功能,不属于分类词范畴,“度量衡量词并不是对名词的分类,不在分类词考察的范围内”。^{[8] [P24]}汉语度量量词也和其他语言度量衡量词一样,不用来给名词分类,没有范畴化功能。

量词小类的范畴化功能和量词小类的典型性有关:越是典型的量词小类,其范畴化功能就越强。个体量词是最典型的名量词,也是最典型的量词,具有最强的范畴化功能。在汉语名量词中,

个体量词不仅数量多,而且具有思维的优先性,说起名量词首先会想到个体量词,一般不会想到集合量词或度量量词。因此个体量词是名量词的典型代表。集合量词在典型性上不及个体量词,但仍然具有量词范畴的较多特征,比如可以自由选择数词,数量词中间可以加形容词,可以直接重叠,等等。^[26]度量量词不是典型名量词,也不是典型量词,甚至有人不承认度量量词的量词性质,如贝罗贝认为度量衡单位只能算单位词,不能算量词。^[27]度量量词已经远离了名量词范畴,除了“可以自由选择数词”还具有量词属性外,其他属性都不再具备,比如数量词中间不能加形容词,不可以直接重叠,等等。因此度量量词是最不典型的名量词。

综上,量词小类范畴化等级序列为(“>”表示“强于”):个体量词(最典型名量词) > 集合量词(较典型名量词) > 度量量词(非典型名量词)。

量词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范畴化,量词范畴化有着自己特定的途径和动因,^[28]其他功能都是在范畴化功能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对量词等级序列的研究也进一步说明了量词范畴化功能的本质。在范畴中,典型成员所具有的属性是范畴最基本的属性。典型量词具有范畴化功能,因此范畴化功能是量词最基本的属性。

参考文献:

- [1] 大河内康宪. 量词的个体化功能[J]. 汉语学习, 1988, (6).
- [2] 刘丹青. 汉语名词性短语的句法类型特征[J]. 中国语文, 2008 (1).
- [3] 石毓智. 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0.
- [4] 戴庆厦. 藏缅语族语言研究[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8.
- [5] 石毓智. 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6] 刘世儒. 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7] 桥本万太郎. 语言地理类型学[M]. 余志鸿, 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8.
- [8] 张颖. 类型学视野的汉语名量词演变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9] Lakoff, George. *Woma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10] 李丽容. 汉泰语形状量词比较研究[D]. 广西师范大学硕士

- 毕业论文, 2010.
- [11] 吴福祥.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名量词范畴的语法化程度 [A]. 沈家煊, 吴福祥, 李宗江. 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三)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12] 叶桂柳. 明代汉语量词研究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 [13] 王寅. 认知语言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14]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15] 张敏.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16] Tai, James H - Y & Lianqing Wang. A semantic study of the classifier Tiao [J].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25.1, 1990.
- [17] Tai, James H - Y & Fang - yi Chao. A semantic study of the classifier Zhang [J].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29.3, 1994.
- [18] 熊仲儒. 量词“口”的句法认知研究浅探 [J]. 巢湖学院学报, 2003 (2).
- [19] 宗守云. 集合量词的认知研究 [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
- [20] 李计伟. 论量词根的形成与其认知语义的多向发展 [J]. 语文研究, 2010 (3).
- [21] 邵敬敏. 动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动词的选择关系 [J]. 中国语文, 1996 (2).
- [22] 程荣. 量词及其再分类 [A]. 胡明扬主编. 词类问题考察 [C].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6.
- [23] 赵博源. 汉日比较语法 [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9.
- [24]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25] 龙果夫.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I: 词类 [M]. 郑祖庆,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8.
- [26] 宗守云, 张谊生. 对集合量词典型性问题的考察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8 (2).
- [27] 贝罗贝. 上古中古汉语量词的历史发展 [J]. 语言学论丛 (第21辑), 1998.
- [28] 宗守云. 量词范畴化的途径和动因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 2011 (3).

The Categorization Function and Its Hierarchical Sequence of Classifiers

ZONG Shouy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views about the function of classifiers and the important ones include “individualization”, “disyllabification” and “definition”. In fact, the most basic function of classifiers should be categorization, that is, classifiers can classify the things that nouns represent. Categorization of classifiers can be confirmed from thre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uch as typology,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cognitive theory. There exists hierarchical sequence in categorization of classifiers. From the point of the main class of classifiers, the categorization function of the noun - classifiers is the strongest, next come the verb - classifiers, and time - classifiers does not have the function of categorization. From the point of the small class of classifiers, the categorization function of the individual classifiers is the strongest, next come the collective classifiers, and the measure classifiers does not have the function of categorization. The hierarchical sequence of classifiers categorization is related to the typical degree of the categories of classifiers. The more typical the classifiers are, the stronger the function of their categorization will be.

Key words: classifiers, categorization, typology, grammaticalization, cognitive theory

(责任编辑: 陈吉)